



# 主编前言

刘俊 蔡晓妮

在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汉语(华文)文学构成中,女作家的创作是个极富实绩的部分。在中国大陆,冰心、庐隐、冯沅君、丁玲、萧红、张爱玲、茹志鹃、宗璞、张洁、王安忆、舒婷、铁凝等人的创作不但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建构,而且还以鲜明的女性视野、女性立场形成了自己的女性特色。在大陆以外地区(台湾、香港、海外),女作家的创作成就同样令人瞩目。很难想象,台湾文学如果没有林海音、琦君、张晓风、李昂、施叔青、袁琼琼、苏伟贞、朱天文、朱天心、简媜等女作家的存在,它还能像现在这样成就突出且丰富多彩,而香港文学如果缺少了西西、小思、钟晓阳、李碧华、辛其氏、黄碧云、王璞这些女作家的“在场”,它的形貌恐怕也会黯然失色。在北美、东南亚及欧洲,聂华苓、欧阳子、於梨华、查建英、严歌苓、丛甦、淡莹、商晚筠、黎紫书、钟怡雯、赵淑侠、张翎、虹影等女作

歌苓、张翎、黎紫书、钟怡雯)，均为中国台湾地区或北美、东南亚等地华文女作家中的佼佼者，虽然她们的作品表现侧重各有不同，艺术形态资质各异，但在表现女性的内心感受、心理流程、情感世界、生存处境方面，却有着某种一致性。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这些作家在营造自己文学世界的时候具有或隐或显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立场，但她们并不以此自限，而是立足女性世界，向外生发和延展，思考的面向和涉及的领域，常常超出女性范畴，而针对人类（不分男女）共同面临的问题。于是，她们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仅仅止于女性层面，而有着更为深广的涵盖和包容。

既是女性书写，同时又在“境界”上具有普泛性，这是这些作家的成功，也是我们编选时的追求。“女作家”只是选取的一种范围，“好作家”才是选取的真正标准。希望这套“跨区域华文女作家精品文库”，能给读书诸君带来精神的震撼，思想的启迪和美的享受。

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2004年4月  
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 画眉记

星期六的下午，不知为什么就吵起来了，是真的生气。尹仲疆扫了一眼腕上的表，关关便冷笑道：“你走，你走了我就自杀。”

仲疆从柜上拿了车钥匙，指着关关警告：“听着，老婆，不要做傻事，我马上就回！”纱门砰一扔，噔噔地跑下楼去了。

他敢，他竟然敢！关关头一炸，整个人空白了几秒钟，随即奔到落地长窗前，哗啦一声把帘子拉开，赤脚踏出阳台，撑在石砖花墙上朝下望，先听见铁门轰然带上，仲疆走了出来。她想要大骂一句最最恶毒的话，但她脑子里现存的只有一个“他妈的”——太便宜了他！而且她毕竟不至于当场来个四楼跳，所以眼睁睁看着他启了车门坐进去，雪青的跑天下呼噜打个转驶出了巷子。巷子的丁字路口停着一辆面包车，每天下午这个时候来，千篇一律播送着“心蹦蹦”“心串串”“脸儿红”，扩音机里藏着的那位女孩，简直健康活泼得愚蠢，快乐的音符一颗颗像鸡心，沿街绕巷漫天抛售。关关虽站在高楼上，也没头没脑给抛了满怀，更加懊恨。这时正当暮春天气，是市尘，还是烟霭，远空一片阴霾。关关一旋身靠在花墙上，望着脚边迷你花盆里的一株仙人掌发怔，心想：“我要报仇！我要报仇！”

仲疆在车子里，乱糟糟的情绪像无数枝小针扎得他异常躁热起来，猛然旋开窗玻璃，湿绒绒的暖风如一团粉扑满脸扑上来，令他窒息，又忙将窗子旋了一半上去，他实在想不通是怎么又把关关给得罪了。结婚还不到两个月，他娶了她，仿佛娶到一整个世界的牵牵挂挂，剪不断，理还乱，凭空里他自己的人一下子多出了百个、千个、万个。若是他现在一车撞死了，死的不是一个人，是千千万万个的尹仲疆。可怕呀，他倒抽一口气，坐直了身子，把车速减慢下来。

就说昨晚上，他为拟剧本的分场几乎彻夜未眠，关关陪

楼底下面包车的扩音机犹自漫天撒着一个女孩子的喧闹愉悦的青春。在这个暮春的星期六下午，巷子里充斥着玩耍的孩子们，打羽毛球的、躲避球的、克难垒球的，脚踏车吱吱呀呀从人群里一弯一扭地骑过去……市声沸沸，扬扬的红尘一波波直漫到她的落地长窗来。也不是绝望，也不是悲恸，如果她从前的日子比作是琼楼玉宇、急管繁弦，此刻都挥别了，她好像看到自己步出明净的落地长窗，步下雪阶，一阶一阶沉入了尘凡。她待要回头流连，云掩雾遮，早已断了归路，她唯有朝前走去了。关关真想放声大哭一场。

仲疆来到碧富邑，直奔六〇七室找阿波，不见人，下楼到餐室转转，果然看见阿波漂了位留法拉式头发的在喝咖啡。阿波起身来迎，背着那女的朝她撇撇嘴，仲疆心知又是位自愿誊稿者，相视在眼底一笑。仲疆将一封套丢给阿波，摆摆手转身就要离去，被扯住了道：“干嘛，来就走，太座管你那么严？”

仲疆揍他一拳，只好坐下亦叫了杯咖啡。要不是碍于法拉头在旁，阿波嘴上才没这么客气，他是没有黄色酵素便活不下去的人。阿波鬼鬼一笑道：“找个空当报告报告结婚心得吧。”

法拉头闻言放怀朗笑，表示深懂其中的默契，默契得太过头了，令仲疆颇为侷促，唯有装呆，报以无辜且善良的微笑。法拉头见状更加笑了个花枝摇曳，差点没把食指一戳戳到仲疆的额上来，嗔道：“原来你就是尹仲疆。这么年轻就写了这么多的剧本了。真是了不起，以后还要向你多多请教。”

仲疆生平所未见，非常惊诧于她这种自信和公然，分明是极拙劣的连续剧式演技。仲疆笑着向阿波求援，阿波这时却拒绝接收他的求救讯号，红通通的脸膛一股子掩藏不住的戏谑，戏谑女的，也戏谑他。仲疆怎肯示弱，一指阿波跟前

就成了自家人。两人好像也不知道是在恋爱了，一旦知道时才恍然发现早已是这样久，这样深。此段公案至今还理不出下落，关关说是他先喜欢她的，他却不承认，每每为这个又吵起架来。然而他一直记得、想起关关时，永远也想起她家的幼稚园，那样一天初夏的早上，空气里漾着油加利叶香，竹架上盛开的爱染桂，浅紫深紫，蓬蓬串串好像滚荷叶边。竹架下吊的花盆都开了花。花也开在一群烤肉的女孩子们的衣服上。关关穿的是迷你裙，也不帮忙烤肉，因为裙子实在太短了，她只是水清清的一个人一忽儿跑前，一忽儿跑后，一忽儿傍在母亲身边比手划脚说话，又或是和女伴们窸窣窸窣的穿过教室，教室里挂的、贴的、钉的都是小孩子的图画和劳作，纷纷扬扬像是一室的花蝴蝶。明丽的太阳光里卷着炊烟灰屑，卷着女孩们的笑声。很奇怪，那天的天气是透明的。后来他和关关说：“我跟你定情就是这一天。”

关关懊恼道：“怎么我从来不知道有这样一天？不算，不算。”必逼他要另外换一天。

仲疆想想，像是这一天，又像是别一天，玩过闹过也吃过了，整个突然都沉静了下来，只剩下哗哗的蝉鸣，把太阳光叫得又长又老。他吃了烤肉口正干，径自到厨下找冰水喝，走穿堂过时，不意看见堆杂物的房间里，她跟几个女孩横七竖八歪倒在榻榻米大铺上，睡得可熟咧！

关关红了脸护道：“谁叫那房间通风凉快呀！谁又晓得有个无赖吃了人家的烤肉不回去，还在那里野游乱荡干什么！”

仲疆说：“我在厨房倒了冰水喝，那时候厨房已经都洗好碗收拾得很干净，还记得这里是绿色的塑胶篓子，乱插着筷子在晾。这里是茶盘，杯子都洗了，用纱布盖着，雪白雪白的纱布。还有门边挂的围裙，裙上是史努比在游泳。还有从厨房的窗子看出去，幼稚园围墙上画着的那些狮子、大

看，笑道：“说呢，越写越淡，写到最后这个疆字都没颜色了。是不是，老婆？”

关关眼眶一红，掉下泪来。仲疆携她到阳台上：“我顺路买了盆花回来。”

是棠棣，正开得一蓬玉树琼花。关关泪洒洒的说：“以后你买花要买还没开的，不然开三四分的也好，像这盆都开了，搬回来不是就等着它谢！”

仲疆道：“这盆不会，它有泥土有根，谢了明年再开嘛。”

棠棣是关关的定情花。也是那些岁月里的不知哪一天，竹架下开了许多花，关关坐在滑梯梯顶，教仲疆认识花名。仲疆傍着一树满开的棠棣，白皑皑的花丛映得他整个人柔和而亮，两人一应一答的声音朗朗爽爽似一弯溪水流去，棠棣是岸上的花，仲疆便是水中的花影。关关只顾定定看他，有点看呆了。仲疆却指着一盆蟹爪兰问：“这个呢？”

“不知道。”关关倏地溜下滑梯，疾步回屋里去了。兀自慌慌的坐在桌前半天，颊上的烟霞直烧到两鬓来。

往后两人算起旧账，关关硬派定了这一天才是他们的定情日。仲疆早忘了这一笔，经关关一提，依稀有些影，道：“当时我也奇怪你忽然就不高兴了似的跑回房去，又想不通……好呀，原来你在那里暗算我！”

这当儿守在阳台上看棠棣，仲疆牵牵关关的小指，笑道：“今天又给你暗算了一刀——我的开阳白菜。”

然后仲疆把开阳白菜的笑话讲给关关听。

画眉记·小华的故事



# 小华的故事

小毕跟我小学同班，又是隔壁邻居，当初搬来村子里，毕家已在此地住了十几年。记得第一次看到小毕是搬来当天，我在院子搬花盆，靠着竹篱笆将花一盆盆摆好，忽然篱笆那边蔷薇花丛里有人喊我：“喂！”抬头一看，呸，是个黑头小男生。走过去，他说：“我知道你们姓朱——”当面就把一只绿晶晶的大毛虫分尸了。焉知我是不怕毛虫的，抓了一把泥土丢他，他见没有吓到我，气得骂：“猪——勿一‘啊。”哈哈地笑着跑开了。

我被分到五年甲班，老师在讲台上介绍新同学给大家认识，教同学们要相亲相爱，我却看到小毕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手上绷着一条橡皮筋朝我瞄准着，老师斥道：“毕——楚——嘉！”他咧嘴一笑，橡皮筋一转套回腕上，才看见他另一只手圈了整整有半臂的橡皮筋，据说都是K橡皮筋K来的。小毕是躲避球校队的，打前锋，常常看他夹泥夹汗一股烟硝气冲进教室，呱呱啦喝掉一罐水壶，一抹嘴，出去了，留下满室的酸汗味。

毕家五口人，后来我才知道，毕妈妈年轻时候在桃园一家加工厂做事，跟工厂领班恋爱了，有了身孕，那领班却是已有家室的人，不能娶她。毕妈妈割腕自杀过，被救回来了，生下小毕，寄在朋友家，自己到舞厅伴舞，每月送钱给朋友津贴。小毕在那里过得并不好，毕妈妈去一次哭一次，待有一些能力时，便跟一位姐妹淘合租了间阁楼，小锅小灶倒也齐全，把小毕接回同住，晚上锁了门出来上班。

毕伯伯原在大陆已有妻室，逃难时离散了，一直在联勤单位工作，横短身材，农夫脚农夫手。过了中年想到要讨老婆为伴，他有一干河南老乡极为热心，多方打听寻觅的结果，介绍了小二十岁的毕妈妈认识。头一次见面安排在外面吃饭，毕妈妈白皙清瘦可怜见的，毕伯伯只觉惭愧。恐怕亏待了人家母子。毕妈妈唯一的条件是必须供小毕读完大学。

那年中秋，我们两家到后山德光寺赏月，毕伯伯喜欢小孩，对女孩尤其疼，一路耍宝逗我们姐妹笑坏了，还把小妹扛在肩头，舞狮似的右晃左摇一气奔到山坡上，矮墩墩的活像“天官赐福”里的财神爷。毕伯伯蒸笼头，最会流汗，毕妈妈从塑胶袋拿出冰毛巾递过去，擦过后，仔细地叠好收在袋里。我们坐凉亭里分月饼柚子，听毕伯伯跟爸爸聊大陆上的中秋，毕妈妈少吃少笑，一旁利落的剥柚子给大家吃，或拿鹅毛扇在脚下替大家驱蚊子。小毕早就一个人寺前寺后玩了一圈，跑来吃几瓣柚子又不见人影。小毕跟我们女生是除了恶作剧，老死不相往来。那晚的月亮真是清清圆圆照在凉亭阶前如水。

毕妈妈每天中午来给小毕送饭，夏天连送水壶，把喝干的壶换回去。飘毛毛雨也送雨衣，天气变凉也送夹克，没有谁家的母亲像她这样腿勤的。小毕他是男生的绝对憎恶雨衣，绝对不加衣服；可是奇怪，小毕那样不驯，唯毕妈妈不必疾言厉色就伏得住他。夹克他只有穿了，却自有他的权变，将两条袖子在颈前绑个结做件小披风，算是听了母亲的话。雨衣不妨披在肩上扣好第一颗扣子，跑起来虎虎的像拖了一篷风，做个行侠仗义的青蜂侠也不错。

上了国中，小毕给分到比较不好的班级，学抽烟，跟人打架，和不良少年一直纠缠不清。毕伯伯三天两头跑学校摆平，还是给贴了一个大过出来。然而我知道小毕不是坏的，不是。因为有一次放学回家，我在菜市场柳家小巷被三个男生拦住过路，其中一名说她是谁谁谁，另一名恶声道：“你干么那么骄傲？”怪了，他们是谁我都不认识。他道：“你以为你是模范生就了不起呀，假清高！”劈手便来揪我头发，突然小毕的声音在我身后大喝道：“你们别动她，她是我爸的干女儿。”不知那些男生怎么走掉的，只听见小毕说：“没关系，包定没人再来惹你。”

老乡都到了，小毕带两个弟弟跪在灵堂一侧，向祭奠的每一位来宾叩头致谢。穿着麻衣的小毕显得更瘦更黑，孝帽太大，一叩头便落下遮了整个脸。当时不明白毕妈妈的死，却为那孝帽一叩头落下遮了小毕的整个脸而哭。

毕伯伯一直很坚强，把丧事办得整齐周到，待出殡完回家，来跟父亲商谈一些善后琐事，谈着谈着竟至恸哭流涕，念来念去还是怪毕妈妈糊涂，夫妻十年，他不曾有过重话，怎么这气头上话就当真了呢！他的妻，论年龄可以做他的女儿了，他不能给她什么，除了一个安稳的家，爱惜她一生。她这样就去了，不是明明冤屈他？毕伯伯哭得手麻脚软，止了泪，又谈起做坟，占多大地，用什么材料，一一筹划得有条有理。毕伯伯跌足叹道：“我还能怎么样？不过尽我所有罢了。”

小毕决定投考军校，毕伯伯知悉大怒，坚持要他参加高中联考。小毕讲给毕伯伯听，第一，他是考不上高中的，毕伯伯道：“考不上补习一年再考。”第二，不必花学费。毕伯伯气得把小毕拉到毕妈妈灵前，道：“你不要跟我讲学费，你妈妈巴望你好好读书，考高中，考大学，出来找事容易，风风光光做人，你不要对不起你妈！”第三，预校念完直升官校，跟一般大学是一样的。毕伯伯跳脚吼道：“嘎，我不知道官校跟大学一样！”小毕有一点没说，他是决心要跟他从前的世界了断了，他还年轻，天涯地角，他要一个干干净净的开始。

后来是学校导师、训导主任和校长连番将毕伯伯说服了。毕业典礼，毕伯伯给安排在贵宾席观礼，自始至终腰杆坐得笔挺，两张大手放在膝上。小毕和另外一个男生被保送预校，皆上台接受表扬和欢送，小毕胸前斜挂一条大红绶带，在肩上结一朵绣球。当台下的掌声拍起来时，最久，最响的，小毕你猜是谁？



# 安安的假期

不必像别的小朋友在这个暑假必须预先去补习 ABCD，安安简直是得意忘形了。毕业典礼上，那个长辫子女孩儿哀哀娇娇念到“离别并不是友谊的分散，而是力量的扩张”的时候，差不多同学们都已经知道章怡安的妈妈要生小弟弟了。

安安的父親担任中华工程公司工程师，七岁那年安安随父母亲到关岛姑姑家住了两年，走时怡亭两岁，寄在外婆家照顾，关岛的工程做完回国定居后，才把怡亭接回来同住。

亭亭似乎给外婆宠坏了，不吃青菜，只爱吃肉，常常刷牙流血，光为纠正这项挑食的习惯，每次弄得饭桌上不愉快。饭后一颗鱼肝油，亭亭总有办法混过不吃，一次在烟斗里发现，一次在床铺底下扫出一堆。亭亭且怕黑，床边一盏台灯开到天亮。刚回来跟他们一起住时，也不会喊人，经常就是一个小人在地板上玩娃娃玩个大半天。

对于女孩儿的资料全部来自这位怡亭妹妹，安安只觉女生是聪明透亮的，男生就笨。然而从什么时候开始，亭亭对他不再认生了，和邻居小孩玩耍当中每每听见她讲：“我哥说火星上有生物。”“我哥最会玩这个了，可以打到八百分哟。”“不信，你去问我哥。”

章先生夫妇是新派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主张民主和沟通，“要做孩子的朋友”，虽然还不至于像美国孩子那样到与父母亲称名道姓的地步，不过就此大权旁落，管教的责任都在女佣阿珍身上了。

阿珍人很喜笑，红扑扑的两颊显得干劲十足，精力用不完就管这管那，什么都扯上身。章太太又最是柔声细气的妇人，章先生每可怜她清薄一如做女孩子的时候，所以生下亭亭六年之后章太太又怀了第三个小孩，章先生的忧愁是更多于喜悦的。

阿珍立刻感染到男主人的情绪，愈加把两个孩子管得紧

小舅舅名叫杨昌民。昌民先是讶异，“哦，这样吗？”随即谦卑地笑了：“我去接一个朋友，就在上面。”朝头顶指指，好像搭了电梯就可以上去。又微弱地征求意见，说：“你们跟我一起上去呢，还是在这里等我下来？”昌民是那样用一种平辈商量的口气和态度，安安兄妹义气相报，陪舅舅一齐上阶梯去了。

朋友并非就在上面，走了一段路停在台北广场前。昌民仿佛因为自己的欺骗感到内疚，不断抚摸亭亭的脑袋，一边仓皇地从人丛里找人。看到了，昌民背着行李袋跑过去，单手伸出蒙住一个女孩的眼睛。女孩被店铺里挂着的一件衬衫完全吸引了去，昌民笑着说：“喜欢？喜欢就买了呀。”女孩虽然一味推辞，但服装进塑胶袋里交给她时，她又真是开心笑了。

女孩林碧霞，在苗栗一家撞球场当记分小姐，昌民工作的地方离她不远，厂内几个年轻汉子都说新换了漂亮的小姐，有一回打赌，谁敢上前抱一下记分小姐即可获得长寿烟一条。昌民不以为难，前去跟记分小姐说项，搔着头，仍然是他那一贯和气商量的口吻，记分小姐立刻把脸红透了，低下头咯咯发笑，昌民就抱住她亲了一记。这次跟昌民同来，完全是一种羡慕大台北景观的单纯心理。前一天昌民带她去逛了西门町，来来百货公司，狮子林看了场电影，安排她住在朋友那里，今早一齐南下。

碧霞打从坐上火车便没停过吃，一会儿拆开一包麻薯，一会儿传给他们一袋砖红色芒果干，安安吃了，亭亭小声告道：“妈说不可以吃有色素的东西。”昌民笑说没有关系，教他们吃过之后用上牙将舌苔刮净就行。兄妹俩望着碧霞嚼得个血盆大口好不惊心动魄。又跟安安比赛嗑葵花子，嗑了一裙兜瓜子，就站起来哗啦啦抖了满地壳。昌民看出亭亭眼睛里的沉默，抱歉而笑：“没关系，车上会有阿巴桑来扫。”一

腰驼背的嬉皮相惹恼了杨老先生，要他回去剪了头发再来治病。及见安安人模人样的在庭前放汽车，招来一群闲人观看，顿时蹙起了眉头。安安跟外公行礼请安，外公摆摆手道：“好，好……”便进诊疗室去了。安安颓然收了车子进屋，留下那些好奇的孩子在门前眷恋不去。

跟着一连串发生的事情都叫安安不快乐极了。从小习惯于拿可口可乐解渴，在家里，只要他打开飞利浦冰箱，随时都有冰透的饮料，叭哒一声开了罐，仰头就饮。外公家仍是十数年前的声宝牌，保养得很好，除了因为年岁，安安已与冰箱齐高，以及雪白漆色转成了柔润的象牙黄。安安汗津津地冲到冰箱前，拉开门，里头有一碟白切肉，半只白煮鸭，一些药瓶，一瓶黑松汽水。正灌着，外公看见了，道：“平常喝什么汽水，又不是请客。”

吃饭，外公说：“扒干净，碗里不要有一颗剩饭。”刷牙，牙膏盖子没盖，外公经过洗脸槽，敲敲槽台，告诉他：“东西从哪里来的，就要放回哪里去。”

外公也不疾颜厉色，最多就是皱眉头，刻出额上深深几条沟纹。安安与其说是畏惧外公，不如说害怕外公不喜欢他了。或者只为一件，常听母亲讲起外公医病不收穷人的钱，光这一点，已足够在安安的心目中建立起一座崇高的殿堂了。外公家的一切都是整洁有序，并且像老照片洒上一层岁月的象牙黄。

那架老收音机，从安安出生以前就有了的，现在仍摆在楼上正厅的书桌上，仍是那件泛旧紫红绒布覆盖着，每天清晨七点钟准时打开，轰轰烈烈叫醒还在贪睡的人。照例杨老先生已临毕两页帖子，翻阅报纸一边听完新闻报告。安安赖床，朦胧中听着：“里根总统原则上同意派遣一支小规模的美军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听着楼窗外槟榔树上的麻雀吱吱喳喳吵闹。直到大舅妈登上榻榻米床上收蚊帐

“叭——卜”，卖冰淇淋的。安安觉得寂寞。

他设法逃过午睡，跟他的邻居小朋友以两声长哨为暗号，每在后面院墙外响起，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把他的遥控汽车跟人家换来了一只乌龟养在铝桶里。以及他溜出大门外买冰淇淋，被外公从楼窗上发现喊住逃开，外公找下楼，明知道他躲在水井背后，却不来抓他，门廊底下站站就返身进屋里去了。他记住逃避时的绝望和羞耻，就没有再买冰淇淋。

恍惚感觉到威严，这件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似的，然而的确在那里。在外公那张临帖的书桌，一笔，一砚，收音机紫红绒布上一只雪青磁瓶，插着外婆剪枝的玉兰花，花瓶旁边一副外公的玳瑁眼镜。在诊疗室、手术室和配药房，那是他们小孩去不得的地方。

除了一次，外公外婆赴台中参加亲戚婚礼，小舅舅问他们要不要吃健素粉，带他们进来药房，用支细长扁平的金属匙挖了满杓，一弹抖进每人张大的嘴巴里。又教他们辨别药瓶上英文药名，古里古怪的念音把大家笑做一团。还玩了秤药的天平。还下莲花池塘捉鲤鱼，捉了放，放了捉，搅得一池塘浑水，昌民突然大叫：“水蛇！”一哄拥上岸，才发现昌民站在水里咧着嘴笑，手中高擎的是根莲花茎罢了。林碧霞也来了，昌民央大舅妈做了锅绿豆汤，吊入井里放凉，大家吃得个锅朝底意犹未尽，把阿荣叔也拉下海，一齐瞞过外公外婆。

外公好像对小舅舅格外严厉。严厉以一种轻蔑的态度表达出来，会令人丧志的，但昌民不。他采取了最佳的一条抵抗方式，不抵抗。在外公跟前，如果昌民是条犬，他必然是耷拉着长耳长尾，翻着白眼，温柔而无辜的仰望着他的主人。外公斥他：“没骨头。”

当面外婆与外公永远站在同一阵线，还抢在外公之前先

道：“傍晚阿公浇花，我帮阿公把喷壶装水，阿公告诉我一些花和草的名字，有——”有什么，安安却半个也记不起来。脑中留下的，有的只是他与外公蹲在花圃前，外公的影子笼罩着他，嗅见外公身上是一种消毒水爽利明快的气味，青皙的手背微凸出淡蓝色血脉，迅捷的除虫，摘下败叶，外公说话的声音从他头顶隆隆压下。

到他必须赶紧寄出一封信给母亲，只有在“外公要我跟亭亭每天背一首古诗源，今天我背的是《大风歌》”底下，续写：我很好，亭亭也很好，请您们放心。亭亭用在幼稚园学的注音符号拼出：我想念妈妈爸爸。

亭亭显得很落单。大舅舅三个女儿，大表姐读建台，三年级暑假辅导，见不到她人。二表姐国一，是下楼吃顿饭也会脸红的尴尬年龄。小表姐光会巴结安安，不屑与她为伍，多半她还是跟定外婆。跪在榻榻米上帮外婆捶背，舅妈坐小板凳上剥花生，听他们大人有时谈到疯女人的事情，亭亭问道：“谁是寒子呀？”外婆虎下脸叫她小孩子不要听那么多。她看见外公与安安牵着小虎走过窗格外花园的碎石子路，踏出噔噔的脚步声……

她们忽然都停止了手底下正在玩的家家酒，转脸望过去，大家逃奔起来。亭亭跟着大家一起跑，跑，绊了一跤，爬起来又跑。女人从后面追上来，挥舞着他们遗落的玩具狗熊叫喊他们。亭亭的拖鞋被田埂上的烂泥粘掉了，同伴们从一道又一道的铁轨都跑过去了。她才跑上铁道垅，又绊倒了，下巴磕到铁轨上。她哭着爬起来，喊：“哥——”女人冲过来，把她狠一抱，离了铁轨，火车夹风夹沙轰隆隆地开过去。“不哭，不哭，寒子在这边。”

火车过去了，轨道上静静的，一张便当木片盖子低低的飞滚了一尺远。对岸的孩子们睁大吃惊的眼睛，不能相信呈现在面前的景象，纷纷跑开了。女人抱她走到塑胶袋工厂前